

故事大王系列丛书

虎口拔牙

hukou baya



郑春基 等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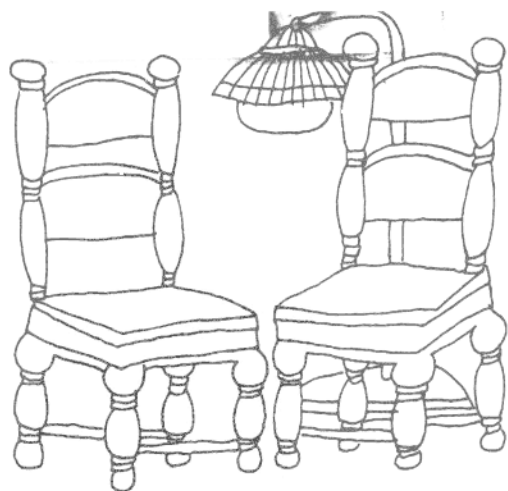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大王系列丛书

虎口拔牙

HU KOU BA YA

郑春基等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I247.8/147

故事大王系列丛书

虎口拔牙

郑春基 等著

庞先健 等 插图

费 嘉 装帧

责任编辑 马天宝 美术编辑 张志文

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王竹清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四厂排版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5.125

字数 102,000

1998年7月第1版

199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1,000

ISBN7-5324-3405-2/1·1418(儿) 定价:5.00元



录

郑春基

1 虎口拔牙

范锡林

69 千里送秘药

虎口拔牙

郑春基 著

一、出了叛徒

一九四八年的秋天，天空十分晴朗，大运河上两只满载的粮船顺风而来。

那粮船渐渐近了，只见一位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商人，背手站在船头。他身材十分魁梧，浓眉下双眼凝视着前方。他就是身负重任的我军侦察参谋杨光。

化装成船夫和乘客的侦察员们，警惕地注视着岸上的动静。忽然，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马达声，公路尽头隐约出现一列车队。

船老大打扮的我军侦察排长江涛上前与杨光并肩小声说：“有情况！”

杨光不动声色地微微点头：“让同志们作好准备。”

“是！”江涛点头回答。他当即解下腰间的白毛巾，像掸尘土似的在空中甩了两下。

战士们看到信号，交换着眼色，各自作好了战斗准备。

船舱中，机枪手李忠在粮垛堆成的掩体里架起机枪，将子弹推上膛；战士们也纷纷拧开手榴弹保险盖，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车队。这列车队共有四辆满载着国民党军的大卡车，中间还夹着一辆漆黑闪亮的小卧车。每辆卡车的车头都架着一挺

机枪，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。

卧车中，坐着国民党军国防部高级参谋何学忠和滋阳城守军的情报处长陆忠。何学忠弹着手指道：“这次我在视察中觉得各地军械弹药储备尚充足，就是粮食还欠缺。常言道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。兵无粮自乱啊。所以，你们回去以后要抓紧征集粮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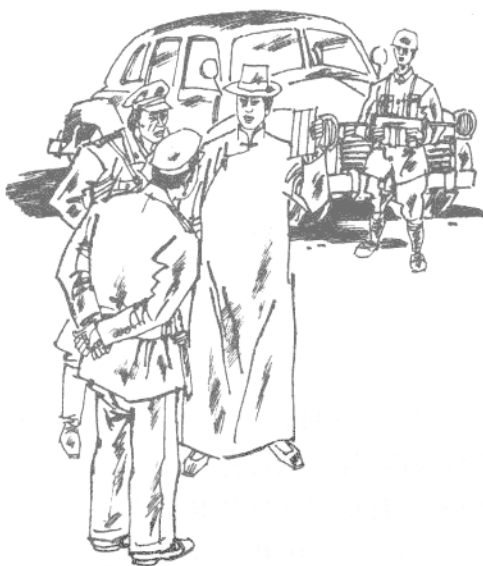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一旁的陆处长连连点头说：“参座高见，我回去以后一定抓紧筹粮。”

“唔，”何学忠一眼看到运河中的粮船便说，“看，这不是送上门的粮食吗？停车，下去看看。”

车队在河岸停住。一群国民党军士兵跳下车大声喊道：“喂，船老大，赶快落帆，停船！”

杨光挥了挥手，白帆马上降落，粮船慢慢在岸边停稳。一块跳板搭上岸坡，杨光神情泰然地大步上岸。两个国民党军士兵过来在他身上搜了一下，这才将他带到小车前。

何学忠钻出小车，倒背着双手，目光阴险地打量着杨光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

杨光神情自若地答道：“我叫杨明山，是济宁城茂源粮号的经理。”

何学忠挥了挥白手套，骄蛮地说：“你私自贩运粮食是违法行为。来人，粮食没收，人带走。”

“是！”那些国民党军士兵答应着就要一拥而上。

“且慢！”杨光微微一笑，不慌不忙说道，“这船上装的是济宁城防司令部征用的军粮。”

“唔……”何学忠觉得有些意外，他耸了耸鹰爪鼻，把目光转向陆忠。

陆忠显得有些尴尬，他原本是想附和何学忠的，但事情涉及到友军，就不好说话了。

杨光趁机递上一只印有济宁城防司令部的信封。

何学忠打开信封，抽出信笺粗略地看一眼，又稍稍顿了一下，这才转脸对陆忠歉意地一笑，说：“我原本打算让你把这批粮食带回滋阳去的，现在看来只得算了。”

陆忠谦恭地笑道：“参座也太操心了，粮食的事我们一定会抓紧征集的，请参座放心就是了。请参座此去汶上巡视完以后，一定再到我们滋阳来小住几日。”

“恐怕来不及了，”何学忠摆了摆白手套说，“我此去汶上视察以后就要转道到济宁去，完了又马上要回南京去见老头子，真是马不停蹄啊。你们这儿我是来不了啦。”

“唔，这可真是太可惜了！”陆忠惋惜地摇了摇头，又说，“请参座到济宁后，替我向胡司令和情报处的朗连仁处长多多问候。我跟朗处长是老交情了，我们在西安军校情报系时就是老同学。美国特工专家克拉克教授对朗处长的才干也非常

赏识。”

“好，一定带到。”何学忠点点头，“我在总部就听说朗处长很有作为。”

他们正说话的当儿，卧车中浓妆艳抹的何太太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她从车窗中探出头脑怒地招呼着：“喂，你们还有完没完啊？”

“哟，太太都等急了。”陆处长对何太太歉意地微笑着点点头，“请参座赶快上车赶路吧，汶上的刘司令还等着给你接风呢。”

“好，走吧。”何学忠将手中的公文递还给杨光，一低头钻进了小车。

杨光他们的粮船进了济宁城后，停泊在城西那段较为冷落的河岸边。化装成船夫的我侦察员正在烧火做饭，杨光站在船头观察着动静。

河边，有一条新修的公路与河平行，几辆国民党军的坦克正耀武扬威地从公路上轧轧开过。离河滩不远处有一片很大的废墟。在这片断壁残垣中，有一所孤零零的茅屋，屋顶一段低矮的烟囱在冒着炊烟。茅屋前站着一位老大娘，她手搭凉棚，正焦急地向大路尽头眺望。晚风拂动着她的丝丝白发，使她愈加显得苍老。

河边，有位姑娘手提水罐，沿着粮船停泊处走下河滩。她手扳着树桠，弯下身子在河里汲了满满一罐水，正要直起身来。不料手中的树枝嘎地折断，姑娘的身体失去平衡，眼看就要掉进河里。正在这时，从旁边船上伸过一双有力的大手将她身体挡住。凭借着这双大手的力量，姑娘向后用力一挣，身





体恢复了平衡。姑娘感激地抬起眼睛。

杨光明亮的双眼也正热烈地迎着她：“姑娘，这树枝是被虫蛀空了的，可要当心呐。”

姑娘看清了杨光身上的礼帽长袍，脸上的感激之情顿时消失了。她的嘴唇嚅动了两下，却终于没出声。姑娘转身提起水罐走上了河岸，跨过大路向那幢孤零零的茅屋走去。那位站在路边眺望着的老大娘，赶忙上前帮着姑娘将水罐拎进屋。

侦察员小张走近杨光，轻声笑道：“咳，连个谢字都不说。”

杨光目送着姑娘消失在小屋里的身影，说：“难怪她，你看我这身打扮。”

济宁城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。街头偶尔有行人路过也是来去匆匆。只有全副武装巡逻的国民党军士兵不时列队而过，给这死气沉沉的夜色更增添了一层阴森与恐怖。

济宁大东银行的襄理沈尤文，靠在他那松软舒适的床上，心烦意乱地狂吸着手中的香烟。他两眼望着天花板长吁短叹着，床头柜上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堆得老高。他的哥哥沈尤武是济宁守军的一个团长，由于他平时表现得比较进步，我地

下党通过他早年的老同学周敏对他进行了一些工作。而他一
经与周敏接触，便深深地恋上了这位年轻美貌的老同学，因而
也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工作热情。前不久他竟不听周敏的再
三劝阻，自作主张地去做他兄长沈尤武的策反工作，不料，竟
挨了他兄长的两记耳光。周敏知道了这情况，再三通知他立
刻离开此城，可他自恃与兄长手足情深，根本就没把周敏的劝
告放在心上。今天照例是他与周敏约定的接头日子，可他在
接头地点等了半天却仍未见她前来，而自己的身后却又似乎
多了几条“尾巴”。这倒确实使他吃了一惊，但他转念一想：自
己是团长的兄弟，谅你们几个小特务不敢把我怎样！只是周敏
未能如约前来，实在使他感到心中不快。

正在他胡思乱想的当儿，突然响起了一阵沉闷的敲门
声。他正要翻身坐起，门已被撞开，守军情报处搜索队长王自
立带领一帮特务冲了进来。

“不许动！”几支手枪同时逼住了他。

沈尤文一愣，马上掏出身份证，说：“诸位一定是误会了，
我叫沈尤文，是本城大东亚银行的襄理。”

王自立打量着沈尤文那张苍白的脸，了对他的身份证，
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那张照片，冷冷一笑：“嘿，没错，抓的就
是你，沈尤文——共党分子！”

沈尤文惊慌地争辩道：“不，我……我的哥哥是国军的团
长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”王自立狞笑着说，“你的哥哥是沈团长，可你要他
赤化，沈团长大义灭亲！”边说边一挥手枪，厉声喝道：“带走！”

“我冤——”



还没等沈尤文喊出第二个字来，一团破布塞进了他的嘴。

济宁城国民党军司令部，警备十分森严。司令部凹字形的三层主楼里一片寂静，楼窗都被窗幔遮严。楼下空地的阴影中，停着一长列摩托车，车上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如同一批潜伏在黑暗中磨牙的恶狼。

在主楼的走廊里，灯光十分暗淡。走廊尽头隐隐传来有人被拷打发出的惨叫声。在三楼办公室里，敌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朗连仁正在向城防司令官胡以信报告着情况。

“……这也是托司令的洪福，从沈团长那儿得到了线索，这才抓到了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。这回我们一定要从他嘴里掏出点有用的东西来。”

“这回一定要从他身上打开缺口……”胡以信肥胖的身躯陷在沙发里，缓缓说道，“这些日子战局可不妙啊，前天丰城失守，眼下我们济宁就首当其冲地暴露在共军的面前啦。哼，什么重点防御，其实是重点挨打。咳，真是防不胜防啊！”

朗连仁看上去三十五六岁光景，国字脸上透出一股阴险的神情。他身穿一套呢子上校军服，显得十分精神，此刻对于面前这位胡司令的忧心忡忡，他很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我们济宁可不比丰城，经过我们这大半年的苦心经营，济宁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，就连战区长官对我们的防御计划也十分赞赏。如果共军胆敢贸然进犯我济宁，不能说一定让他有来无回，也要碰他个头破血流。我想，整个战局的转机或许就从我们这儿开始。”

“能这样就好啊。”胡以信点了点头，振作起精神说，“作



战计划一定要严加保密，战区司令长官对济宁的防务十分关心。目前，城里的地下共党活动十分厉害，我们决不能有半点掉以轻心。这副千斤重担可全压在你朗参谋长的肩上了。”

朗连仁忙站起身，说：“请司令放心，对这一切我都有了安排。”说着随手拿过电话机：“要审讯室。喂，王自立吗，那姓沈的小子招了吗？什么，还没招，快吃不住劲了？”他眼珠子转了两下，命令道，“你把这小子给我带上来！”说罢放下电话朝胡以信微微一笑说道：“王自立这蠢家伙只会蛮干。”

不一会儿，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王自立和几个特务挟着沈尤文走了进来。

朗连仁双眼凶光毕露地逼视着沈尤文。头发蓬乱、面带伤痕的沈尤文抬起头。两人目光交会了片刻，沈尤文终于怯懦地垂下了眼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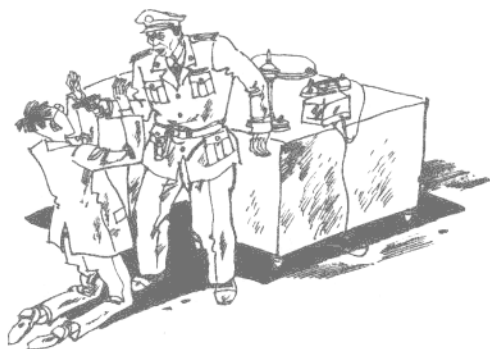
朗连仁厉声问道：“谁是你的上级？谁是你的联络人？是谁让你去策反沈尤武团长的？”

沈尤文说：“不，不知道……”

朗连仁托起他的下巴，冷笑着：“嘿……不知道，很好——告诉你，年轻人，凡是到我这儿来的犯人，很少能有活着出去的。”他从桌上拿起一张沈尤文的放大照片，翻过来，拖长声音念着上面的诗句，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——赠周敏我心上的花朵。哼哼，生命，自由，爱情，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又是多么地可贵。是啊，活着又是多么地美好……难道你沈先生真的想就此跟这一切告别了吗？”

沈尤文睁大的眼睛里充满着恐惧。





胡以信语气严厉地说道：“沈先生，令兄对党国忠心耿耿，眼下本司令正上报国防部要提升他为师长。你，一个党国军人子弟，因为受了赤化宣传，误入歧途，这也

是情有可原的嘛。若能悔悟，弃暗投明，那么，本司令对你既往不咎，并委任你为情报处少校特派员。你可以得到你所要的自由、爱情跟幸福。我们也可以把你的那位心爱的周敏同志一道请来，只要你说出她的地址。怎么样？一念之差，或荣华富贵，或灰飞烟灭。沈先生，你可要当机立断啊……”

“对于顽固不化的赤色分子，我们素来是毫不留情的。”看到沈尤文依然低头不语，朗连仁慢慢摸出手枪，咔嚓一声，将子弹推上膛。

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，沈尤文不禁满头冷汗。朗连仁狞笑着将冰冷的枪口按在他的额头上：“现在我数一、二、三，如果数到三你还不开口，那么，沈先生，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你就再也不存在了。”

沈尤文只觉得眼前的枪口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似乎马上就要吞没自己，他几乎吓得魂飞魄散。

“一……二……”

“我说，我说……”沈尤文死命地挣出了一句，便瘫倒在地上。

二、益寿堂斗智

夜已深沉，一阵寒风袭来，正在船头值夜的小张不禁打了个寒噤。这时，杨光来了，轻声问道：“有情况吗？”

“十分钟以前，有一批摩托车过去。”

杨光思索着说：“唔……恐怕敌人又在搞什么阴谋，我们要提高警惕。”

小张点头：“嗯。”

远处传来一阵狗吠，只见河岸上有三四个人影鬼鬼祟祟地由远而近走过来。

“注意监视！”杨光说罢便闪进船舱。小张仍坐在原地佯装打盹。

月色下，四名身穿我军军装的汉子正悄悄走近。为首的便是敌情报处行动组长丁疤眼，他看到河里的粮船，便故意大声说道：“同志们，快走，到老百姓家先去找点吃的填饱肚皮再说。”他一眼看到茅屋，狞笑道，“好，这儿正合适。”

丁疤眼上前重重敲门：“老乡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我们在城里已经侦察了一天，到现在还一点吃的都没下肚呢，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……”

屋里隔门板听着的母女俩脸上露出喜色，女儿正想上前



开门，被母亲一把拉住。

门外丁疤眼柔着嗓子轻声说道：“老乡，我们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八路啊，我们拼着性命流血牺牲，如今你们连门都不肯开，这可是太绝情啦！”

女儿上前拨开门闩。四个家伙一拥而入。丁疤眼进屋后，见屋里只有母女俩，就伸手在姑娘脸上捏了一把。姑娘忙闪开，惊疑地问：“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不是说了嘛，老子就是解放军！”丁疤眼说着要对姑娘动手动脚。

姑娘挡开了丁疤眼的手愤怒地说：“解放军决不会像你们这样，你们是土匪、强盗！”

“老子就是解放军。”丁疤眼狞笑着向身后一招手，“来啊，给我上！”几个匪徒一拥而上，老大娘惊恐万状上前阻拦，但被匪徒一枪托打昏在地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手提着瓦罐的老汉闻声急喘喘地飞奔而来。他就是这家的男主人，敌军伙夫老孙头。老孙头一步抢进屋，看到眼前情况，不禁怒火万丈。他双手高举瓦罐，照准抱着自己女儿的那个家伙狠命砸去。那家伙脑浆迸裂，罐内的残羹冷饭撒了一地。

几个特务一拥而上，老汉拼命搏斗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被特务们架住双臂动弹不得。老孙头咬牙切齿地咒骂：“丁疤眼，你们这群野兽，杀人的强盗！”

“啊，是老孙头！”丁疤眼定睛一看，觉得有些意外，“没想到这是你的家，告诉你，我姓丁的是共军的地下党侦察兵。今天我让你死也死个明白，你老孙头为国民党做伙夫，当帮凶，我们共产党就容你不得！”边说边掏出手枪，对准老孙头的胸



膛就要扣扳机。

正在这时，耳边一阵风声掠过，丁疤眼握枪的手遭到狠狠一击，手枪飞出数步以外。

“哎哟！”丁疤眼大喊一声，回头喝道，“妈的，反了，你们是哪部分的？”

“你们是哪部分的？”进来的正是杨光，他目光凛凛地逼视着丁疤眼。

“啊，你们是共军……”丁疤眼吓得连连后退。特务们要掏枪顽抗，小张他们便扑了上去，一刀一个结果了他们。丁疤眼吓得瘫倒在地，李坚将他一把拎了起来。

“妈，妈……”姑娘忙将倒在地上的母亲扶起，轻轻抚胸捶背。老人渐渐苏醒过来。

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”杨光厉声审问丁疤眼。

“报，报告长官……我是当兵的。”丁疤眼筛糠似的哆嗦着。

老孙头上前照准丁疤眼就是两个耳光，狠狠地骂道：“谁不认得你丁疤眼，情报处的行动组长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！”

“老实说，”杨光问，“为什么要冒充解放军？”

